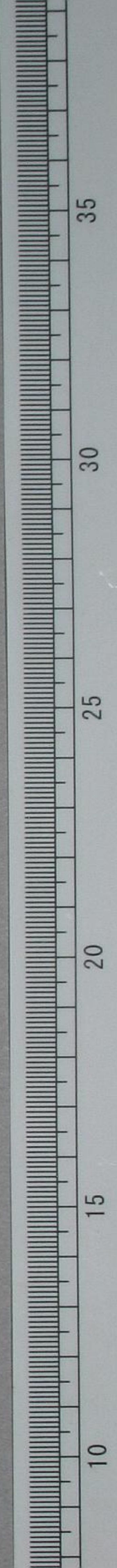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26
!



文庫11
D 226
1

五

010190556943

48-8721

靜齋類藁引

其割並

昔司馬子長蒐羅舊典，摭拾前聞，作記史百三十篇，而滑一傳，不以小說家而遺之。且其序曰：譚言微中，亦可解紛噫，此其意可知矣。予恬于世味，雅好流覽，一日過別業，得是編于鄉塾。學究家按其書，蓋至正間舊物，歷世綿遠，已不免有磨翳脫漏之患。因携歸就而讀之，乃知是公本洙泗苗

柳田泉文庫

簡而流寓平陵家世奕葉簪纓非編此白
屋之比顧其時丁勝國末造兵燹蠟興人
無寧宇崎嶇避地之際備得人情物態之
詳筆之簡牘久而成編雖其文未雅馴而
持已處家之方貽謀燕翼之訓亶亶乎有
當乎道成舉而休諸身心見諸行事即進
而並于古人不難余故喜而手錄焉且為
定其件謫以俟付之剞劂以廣其傳嗟乎

鴻謨寶訓非不足誘人于善而感悟之速
不若日前近効為有徵金科玉條非不足
禁人于惡而警懼之深不若世人報應為
可信詩曰楊園之道猗于畝丘茲固余欲
梓行之心蓋亦靜齋氏垂示之心也不揣
蕪陋敬揭其大指于簡端不識知道者以
為然否昔嘉靖三十八年六月甲子歸有
光跋

孔齊字行素號靜齋曲阜聖裔隨父居深
陽後避兵四明父字退之曾補建康書吏

靜齋至正遺編目錄

卷之一

上都避暑

周王妃

酸齋樂府

文山審音

羅太無高節

故宋宦官

富州奇聞

文宗潛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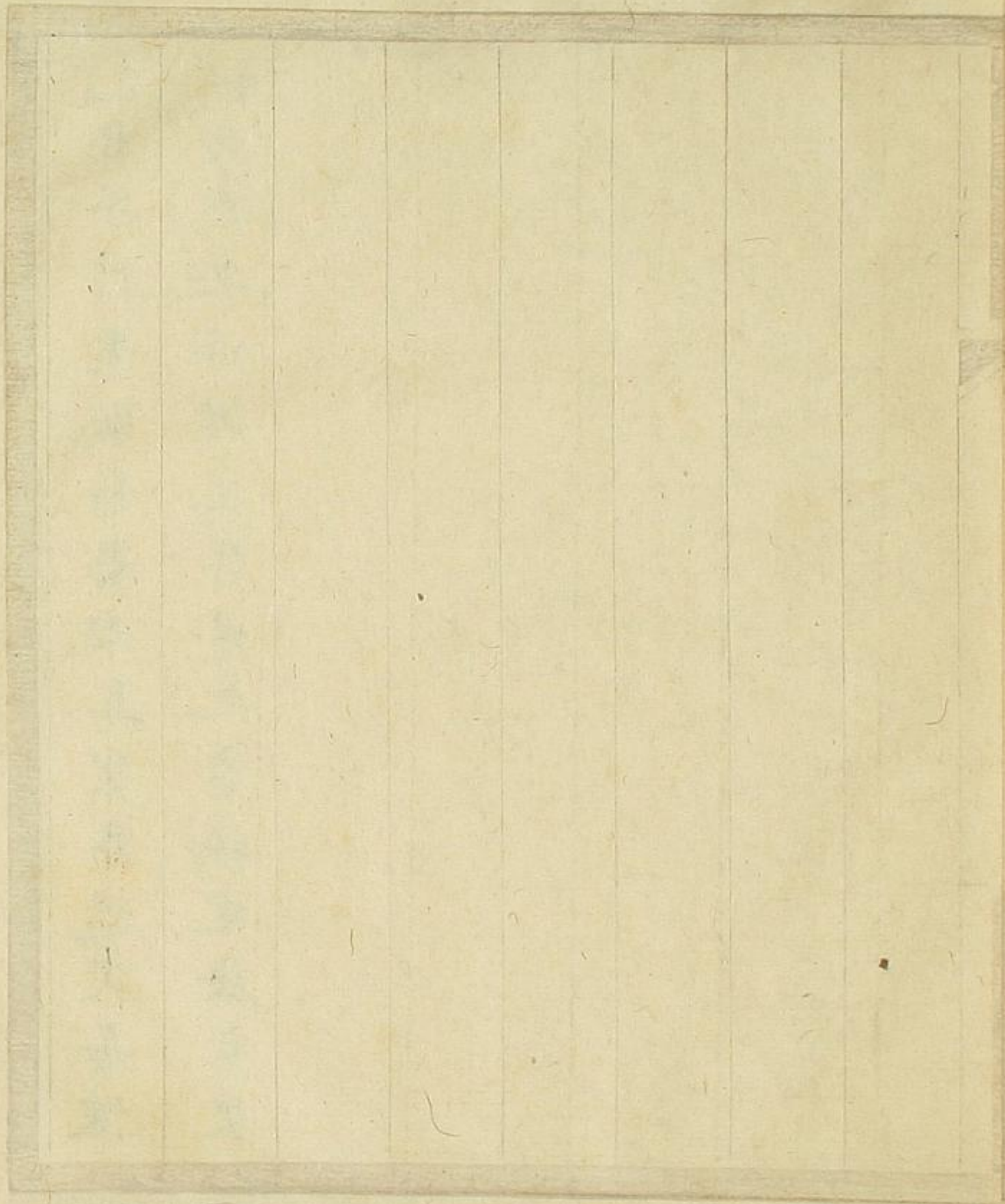
古鴈

僉廳失妻

中原雅音

惜兒惜食

徐州奇聞



戲婚

防微杜漸

脫歡報應

古陽關

館賓議論

僧道之患

空墓建菴

雲巖至言

婦女出遊

米元章畫史

兄弟異居

子孫昌盛

陰德之報

松雪遺事

子母相閱

石枕蘭亭

張貞居書法

趙巖樂府

脫脫還桃

王黃華翰墨

矮松詩

神童詩

王氏奇童

止筮

薩都刺

松江布花

宋緯

集慶官紗

銅錢牌

楮幣之患

國朝文典

義鴈

歐陽罷過	議立東宮
地理之應	漁人至富
謝庄地理	滎陽新河
芳村祖墓	子弟三不幸
人家三不幸	子弟屋室
生子自乳	婚姻正論
寡婦居處	年老蓄婢妾
婢妾之戒	要好看三字

棺槨之制
卷之二

別業蓄書	詩重篇名
鐵板尚書	筆品
墨品	白鹿紙
龍尾石	鄉中風俗
石假山	寓鄆東湖
卜居近水	江浙可居

淮南可居

祭祖庖厨

浙西謗

麥蘖

鄭氏義門

商厨之惡

贅婿俗謗

婢妾命名

楷木

楷木

天道好還

美德尚儉

人生從儉

買妾可謹

壯年置妾

娶妻苟慕

脫歡無嗣

婢妾察情

屠割報應

希元報應

金陵二屠

鄞縣侏儒

不葬父母

妻死不葬

畫蘭法

學書法

鮮于困書法

松雪家傳書法

魚鮑作簡

冀國公論
書法畫法

裁剪石刻

收貯石刻

江西學館

文章設問

學文讀孟

梁棟題峰

鸚鵡詩

鸚鵡曲

廣德鄉司

不惜衣食

結交勝已

成人在勤

家法興廢

秤斗不平

浙西風俗

婦人不嫁為節

尋常侍奉

楮泉偽物

外戚之患

古之賢母

蔣氏嫡賢

十六字銘

和睦宗族

遺山奇虎

烹雞法

見物賦形

生果菜

祖宗之法

宋末豪民

宋末叛臣

浙東辟地

饒州御土

喫素看經

卷之三

景明好事

學宮香鼎

張昱論鮮

老儒遺文

恕可蘭亭

不食糟辣

喜啖山獐

不嫁異俗

婢不配僕

僕廝端謹

友畏江西

深惡游惰

衣服尚儉

月蝕大雨詞

平江讖語

牕扇開向

議肉味

朱氏所短

朱氏所長

首飾用翠

虞郡菴論

新人舊馬

勢不可倚

豪僧誘眾

富戶避籍

世祖一統

戒闍雞

不畜母雞

不置牝牡

食必先家長

出家人心

家出硬漢

萬頃良田

日進千文

僕主之分

書留邊欄

乞丐不置婢僕

蜈蚣毒肉

姦僧見殺

黃華小莊

山陽之薪

宣城木瓜

廬把斲石

瑪瑙纏絲

經史承襲

美玉金同

靈壁石

曼頤題雁

古錢

沙魚胎生

鄣南山石

銅棺山草

半兩錢

學士帽

艾蒸餅

先賢之後

西川道者

鄉中大家

溧陽父老

高昌楔哲

紫蘇薄荷

出納財貨

鮮于伯機

卷之四

四民世業

江古心

山中茅業

翳葉鋪櫬

兔無雄

翰林識語

董栖碧云

黠眸老民

董生過闕

莫置玩器

陽起石

村館先生

元章畫梅

古今無匹

無錫識石

雞卵熟栗

江西羅生

義興印億

蘭艾不同根

江湖術者

戴率初破題

宋鍍金器

宋迎酒林

故宋剔紅

積香吸髓

芭豆黃連

山中私議

種竹之法

製藥當謹

草藥療病

季弟患疾

墮胎當謹

服藥閑防

五苓散

滾痰丸

平陽叔璉

上虞仁壽

先君教諭

先師德輝

衢州學霸

太平路學

克誠竊食

種蘭之法

即永年

平江築城

大興土木

錢唐張炎

茅山水澗

蒼蠅雙黑

海濱蚶田

浙西水旱

磨鏡透閨

自稱和靖後

詩偏對句

園丁棕絲

鄞人虛詎

敬人祭酒

四明厚齋

伯長九字

石蓮

金陵李恒

椎人五行

無土不成人

字織

天賜歸暘

蕭軒講學

維楊憲吏

江南富戶

溧陽富民

文益棄母

鹹物害人

漳州香花

溧陽昏鴉

滅鐵為佩

靜物致壽

鍾山王氣

吳鐸中丞

水面西流



目錄終

靜齋至正直記卷之一

元 闕里外史行素著

雜記直筆

雜記者記其事也凡所見聞可以感發人心者或里巷方言可為後世之戒者一世一物可為博聞多識之助者隨所記而筆之以備觀省未暇定為次第也至正庚子春三月壬寅記

時寓鄆之東湖上水居表氏祠之傍
國朝每歲四月駕幸上都避暑為故事至
重九還大都蓋劉太保當時建此說以暑
月馬糞多一也以威鎮朔漠二也以車駕
知勤勞三也還入都之日必冠世祖皇帝
當時所戴舊氈笠比今樣頗大蓋取祖宗
故物一以示不忘一以示人民之感也上
都本草野之地地極高甚寒去大都一千

里相傳劉大保遷都時因地有龍池不能
乾涸乃奏世祖當借地於龍帝從之是夜
三更雷震龍已飛上矣明日上築成基
至今存焉亂後車駕免幸闈宮殿亦為寇
所焚燬上都千里皆紅寇稱偽龍鳳年號
亦豈非數邪

文宗皇帝嘗潛邸金陵後入登大位不四
五年而崩專尚文學如虞伯生諸翰林時

蒙寵眷一時文物之盛君臣相得當代無
比因有以金上皇帝非其子草詔伯生幾
至禍以意出內殿且日省免罪後奉詔點
文宗神主詔未出而太廟殞石已擊碎碧
玉神主矣豈謂聖語不應天而何又聞今
上潛邸遠方時經過某郡見一山甚秀但
一峯不雅聖意偶欲去之後思其山令畫
工圖以進復見此一峯用筆抹去未幾雷

已擊削此山真峯矣非天人而何文宗尚
文博雅一時文物之盛過于今日但縱姦
權燕帖木淫亂宮中且挾微先帝后為妻
人倫大喪造龍翔寺以無用異端而費有
限之膏血不思潛邸之苦而縱奢侈之非
視今上儉素誅權臣則相去大遠矣
文宗后嘗椎殺周王妃于燒羊火坑中正
今上太后也文后性淫帝崩後亦數墮胎

惡醜貽恥天下後貶死于西土宜矣

周王即火

太子火刺

國朝翰林盛時趙松雪諸公在焉一時詩僧亦與坐木客有以古雁圖求跋者諸公咸命此僧先賦詩僧即援筆題云年去年來年又年帛書曾動漢諸賢兩暗狄花愁晚渚露香菰米樂秋田影離冀北月橫塞聲斷橫陽霜滿天人生千里復萬里塵世

網羅空自懸諸公稱賞即以詩授客去北庭貫雲石酸齋善今樂府清心新俊逸為時所稱嘗赴所親某官燕時正立春座客以清江引詩賦且限金木水火土五字冠于每句之上首句各用春字酸齋即題云金釵影搖春燕斜木杪生春葉水塘春始波火候春初熟土牛兒載將春到也滿座皆絕倒蓋是一時之捷才亦氣運所至人物

孕靈如此生平所賦甚多特舉其一而記之云

宋末金陵一山僉廳官之妻有艷色好出游一日郡守作燕會其僚屬之妻此婦預焉邀者欣然登轎但覺肩者甚急家僕失後及下轎乃娼家也其僕至郡守家不見所在奔告其主白于守追捕已無及矣蓋娼人數見此婦之艷設計已久乘此機而

陷之連夜登舟往他郡教歌舞使之娛客以取錢婦鬱鬱不樂每為娼人所鞭撻後恐事覺乃鬻於大官人為妾至杭州守而小官適為杭通判因會飲見供具有燒鰾食未既而泣下守問其故此味絕似先妻所治者感而泣焉守問其婦何在曰昔因赴燕中送失之已二載矣守入問其妾即通判之妻也出曰汝妻在此幸無孕當復

還相見而泣言及前事夫婦如前憶婦人
教令不出閨門豈有赴燕出遊者乎且好
游艷色謂之不祥愈廳無禮而不能正其
家故有失妻之禍其婦持色而不能安其
室故有失身之辱世之好色縱游者當以
是而觀之

國初宋丞相文文山被執至燕京聞軍中
之歌阿剌來者驚而問曰此何聲也眾曰

起于朔方乃我朝之歌也文山曰此正黃
鐘之音也南人不復興矣蓋言雄偉壯麗
渾然若出於甕至正以後此音出於唇舌
之末宛如悲泣之音又尚南曲齋郎大元
強之類皆衰宋之音也

北方聲音端正謂之中原雅音今洛汴中
山等處是也南方風氣不同声音亦異至於
讀書字樣皆訛輕重開合亦不辨所謂不

及中原遠矣此南方之不得其正也
羅太無錢唐人故宋宦官也侍三宮入京
後以疾得賜外居閉門絕人事處一室甚
潔設廣帷起卧飲食皆在馬旁有小炷竈
一几一設酒注大小三盞常六遇故人至
則啟闔納之必問饌否饌則留過午度路
程遠近使從卒輩引去至酒畢復候為期
以客之多寡用注之大小酒不過三行果

脯惟見在易辨者客雖多不過五六人也
好讀書史善識天文地理術藝五夷杜本
伯原嘗師問之多所指教因得其祕畧時
乃姪官至司徒亦宦者也權勢正炎凡
貴近公卿莫不候謁諛附適遇歲朝司徒
者自內請謁太無太無掩門不納司徒稱
名大呼以首觸扁從宦偕至者動以百騎
驚惶失色俄太無於戶內呼司徒名歛應

之曰你阿叔病要靜坐你何故只要來惱
我便受得你幾拜却要何用人道你是太
山我道你是冰山我常對你說莫要如此
只不依我阿叔顧靠你、若敬我時對太
后宮裏明白奏我老且病頽乞骸骨歸鄉
若放我歸杭州便是救我司徒于是特奏
可其請太無以所積金帛玩好皆散與鄰
坊故人無遺惟存書籍數十部束於車後

橋上屬其姪司徒曰我不可靠你你亦不
可靠勢至於再三乃登車出齊化門仰視
而笑曰齊化門從此別矣我再不復相見
你矣遂到杭逾年病卒司徒若不遵乃叔
之訓弄權不已後以妄受湖州人田土作
罪流遠方卒而太無乃得終于鄉云泰定
間事也偶因親友林叔大提舉言及此可
謂有先識者遂記其略如此至正丁酉冬

十一月也杭州七寶山乃羅司徒所建者
前輩云惜兒惜食痛子痛教此言雖淺可
謂至當至教子嬰孩教婦初來亦同
先人嘗言為富州幕官特聞一事甚異市
民某家道頗從容以販貨為業惟一妻一
女氏暮出朝還女年及笄未嫁忽覺有娠
父疑之詢其母及女皆曰無他事不知何
以得此問其鄰亦曰此女無外事疑不能

解遂聞之官驗其得孕之由乃知彼日父
母交合時女在榻後寢聞其淫慾聲狀不
覺動情少頃其母溺于盆女亦隨起溺之
同一器也遺氣隨感逆上成胎其異遂釋
所以內外不共漏沐不同圓溷古人立法
蓋亦有深意焉

溧陽同知州事唐兀那懷至正甲申歲嘗
與予言一事亦可怪徐州村民惟一妻一

妹家貧與人代當軍役一日見其妹有孕
詢究其事不能明欲殺其妻與妹鄰媪咸
至曰我等近居惟一壁耳終歲未嘗見其
他也考其得胎之由迺凡嘗星行時與妻
交合而出妹適來伴其嫂偶言以淫狎
之事覆於姑之身作男子狀因相感遺氣
成孕也噫防微杜漸之道可不謹乎又聞
老言凡室女與男子同溺器者則乳之變

起此又不可不知也

嘗聞某處富家兄妹同居兄生一女妹生
一子偶同庚自幼父母戲之曰當為夫婦
既長各異居以生事不齊遂渝盟乳母每
戲女曰小官人意欲望爾不敢來也女始
則怒之久而情動不復怒也一日別有人
來議婚女聞之不樂乳母即語言曰小官
人今夜欲來如何女許之滅燭以待自是

相通每以金帛贈遺凡五月覺有娠父母
責之女曰一時所為悔之何及乃姑之子
小官人也因訴之官追其子勘之不服鞭
楚不勝苦遂枉受刑既歸日夜號泣父母
怒曰爾自犯刑何泣之有其子曰某已受
刑矣因思未嘗為此事枉受其屈所以痛
恨辱終身也父母察之始得其情狀乃乳
母之子假托其姑之子也復訴於廉訪司

杖殺其乳母于市夫年幼議婚古人為戒
况戲言乎所以辱家敗俗皆世之不學無
術庸碌之輩所致爾或人家以愛女之故
不能防微杜漸縱令乳媪之子女往來必
為亂家之患有識之男子便當絕之於始
慎勿使婦人姑息傷大義也

我國朝脫歡大夫之父初至建康宋都統
某官備禮迎降款饋甚厚盖欲免患也及

延至私第鋪設俱具極整且子女玉帛靡
不耀目脫歡父遂起貪心後入其罪而有
之都統者死其家人奴僕尚衆不服夜半
相殺咸以兵法治之六十餘年脫歡大夫
惟一子一女其妻悍暴不能^制脫歡畏之
一日招婿名曰虎舍者又貪鄙不仁嘗侮
其親子子蓋妾所生也脫歡卒其妻逐其
子并婦以婿立為嗣凡家財田宅盡為主

有家奴林總管者每懷不平乃扶其子名
慶舍者訴于官：諭之不伏遂各執兵器
相衛久不能解以致内外交兵虎舍盡携
家財妻孥遁慶舍始主其業則已蕩廢矣
父老皆言却與殺都統時相似此報應之
不偶然也

脫歡母王氏廣德長樂村人為兵所掠見
有姿色端重不敢犯遂獻與總兵官即脫

歡父也於是擇日行婚禮後生脫歡脫歡
生庶子慶舍脫歡之妻即逐其子并婦復
以婦配驅奴之無妻者婦曰我大夫之子
婦也義不受辱奴曰我奴也娘子是主人
也我不敢受各相拒久之脫歡之妻痛撻
其婦及奴且令之曰弗從吾言有死而已
於是其婦與奴同于一室令其成配却于
窻隙中窺之驗其奸污之狀然後釋其罪

噫脫歡愚人也生不能制其妻死後受污
辱為百世之恨可謂愚矣向使知其妻之
悍既不禮其夫又欲殺其子惡醜彰露情
弊顯然則當決意去之以絕後患何其過
之甚也直至狼籍如此死有痛恨哀哉
四明袁知府嘗因官籍陸氏家財半為己
有後無嗣養陸氏子既長嘗受所分之物
見銀盃背有陸氏祖名氏報應如此吾聞

之卓悅習之云

嘗見禾林志所載晉王大幹耳朶至一納里
一千里西北至鐵門一萬里其門石壁凌
雲上有鐫字曰古陽關有題青門飲其詞
云憑雁書遲化蝶夢遠家遙夜永香然已
到褲子歡呼細君迎迓拭去故袍塵帽問
我假使萬里封侯何如歸早時運且宜斟
酌富貴功名造求非道靖節田園子真巖

谷好記古人真樂此言良可取被麟嘶恍
然驚覺起來時欲話無人賦與黃沙衰草
不知何人作也

脫歡大夫在建康時有一館賓早起聞堂
上有人声意謂大夫與僚佐也久而視之
但見二人中坐一人云付之火或云不可
恐延反他人一云付之笑或云其家亦有
未嘗死者一云付之脫歡言訖不見館賓

懼疑其主將有福也遂不告而去是脫歡
出門忽有訟者訴某處巨室豪橫害民因
受狀追問後沒入其家資杖配遠方乃知
豪民惡貫滿盈神人共怒者也逾年館賓
復至大夫問其故始言及其所見云

宋淳熙中南豐黃光大行甫所編積善錄
云僧道不可入宅院如鼠雀之不可入倉
廩未有不食穀粟者僧道入宅院未有不

為亂行者此是為確論予嘗見溧陽至正
間新昌村房姓者素豪於里塋基建菴命
僧主之後其婦女皆通於僧惡醜萬狀貽
耻鄉黨蓋世俗信浮屠教度僧為義子往
往皆稱義父義母師兄弟姊妹之屬所以
情熟意狎漸起奸心未有不為污亂者或
婦女輩始無邪僻之念則僧為異姓久而
本然之惡呈露亦終為之誘矣浙東而大

家至今墳冢皆有菴舍或僧或道主之歲
時往復至於升堂入室不美之事容或多
矣戒之戒之

予嘗謂塋墓建菴此最不好既有祠堂在
正寢之東不必重作也但造舍與佃客所
居作看守計足矣至如菴墓以石墓前建
拜亭之類皆不宜此於風水休咎有關係
慎勿為之可也

宋末於潛吳度身之所編益載有云雲巖
洪燾為浙西常平使者節齋趙公判平江
府一日招洪家眷燕集洪乃力辭之余問
其故荅曰富貴之家姬妾之盛珠翠綺繡
之繁聲樂餽饌之侈何可當也吾家先君
嘗貴顯於朝而始終一儒素今家人輩皆
山中人一則必貽譏笑而懷漸忸一則必
生欣慕而思效學無益也明言累輩皆山

中人素無身裝首飾不曾出眾不敢前節
齋示不敢強此至哉之言也

人家往：漸染不美者皆由出遊於外與
婦客燕聚習以成風始則見不美者謂之
終則效之嘗記至正甲申春繼嫂自杭歸
其姻黨邢懷者為溧陽同知州事因好會
家眷燕集適親友宣城貢清之有源為州
教授假居南宣軒妻妹亦與席惟先妣及家

人輩不得已畧相見即托疾不出明日各
家再會作回席之意先妣及家人輩亦堅
辭不赴且曰前日之會在我家尚不樂終
席今日豈可出遊赴燕邪自是燕集者數
以致外議紛：漸起變夷之誚則家人輩
幸而免也向使我不以家法自拘先妣不
以先人所言是戒鮮不為此曹所陷也蓋
同知之妻嫂氏之母同姊畏吾氏也

米元章畫史云翎毛之倫非雅玩故不錄
又云東丹王胡環蕃馬見七八本雖好非
齋室清玩又云古之圖畫無非勸戒今人
撰明皇幸蜀無非奢麗吳王避暑重屏列
闥徒動人侈心又云蘇木為軸石灰湯轉
色歲久愈佳又性輕角軸引蟲又臭氣又
云花草至於士女翎毛貴遊戲閱不入清
玩

人家兄弟異居者此不得已也婦女相見
亦不可數或歲首一會春秋祭祀家廟各
一會一歲之中不過三次可也蓋慶賀吊
問非婦人之事嘗見浙西富家兄弟有異
居數十里婦女輩不時往復以為遊戲之
常至於夜筵過三更始歸或至暗昧奸盜
不可測此當與宋末僉廳失妻事並觀之
世之欲子孫昌盛者莫若積陰德最要緊

然積陰德者必以孝為第一義前代之事
載諸傳記者甚詳嘗觀諭俗編所載積善
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易
六十四卦凡事不言必獨坤之論斷以兩
必字言之以其效之必應也而獨于坤卦
者以坤屬陰一元之善在坤為陰德也所
謂餘者言其殃慶及子孫也此應知縣俊
之言也

宋四明史氏祖甚微為郡杖直之卒每有
陰德及人好善三世生浩南渡後拜相贈
越王越王生彌遠又拜相封衛王從子嵩
之又拜相子孫數千人至今富盛不絕皆
陰德之報也國朝真定史氏在女真氏有陰
德及於鄉後生孫拜相封王國朝宣城南
湖貢士祖嘗依吳履屨齋之門屢有陰德且
孝義略以一微事言之有婢與僕私通竊

財而遁中逆為僕所後蓋其意在得物也
婢追不及後返至南湖恐事覺倉皇欲赴
水首適見^而止之曰汝宜急歸吾弗言也
婢得免死其陰德類多如此者後生士瀆
自號南漪又有陰德以子貴贈祕監之官
翰林學士奎字仲章是其子也孫師泰字
泰甫亦登顯宦自平江太守今為戶部尚
書諸孫仕者尚多

族祖元敬字忠卿有陰德及於福建之民
若子若孫皆仕福建之地今泃世川自福
建肅政廉訪司經歷拜南行臺監察御史
是其孫也世居金陵又先祖約齋府君晚
年自來安縣渡龍灣江至金陵正值北兵
南侵人民離散之際凡有可以為衆人救
者寧自給不足而分與之蓋出于祖妣太
安人朱氏之助未幾北兵取金陵哨騎四

出停掠太繁府君上書謁軍門請示不殺
以取信于民時左丞相伯顏大服即挂在
儒籍者悉委之由是活者甚衆吾家五世
無常居至先人始富盛寓深陽修德如先
祖後至子孫享用皆祖考之功也子孫當
知之為終身之訓

錢唐老儒葉森景修嘗登趙松靈之門松
雪深愛之蓋謂效奔走侍使令且聰明頗

讀書故也家住西湖婦女頗不潔蓋杭人
常習也所藏王右軍籠鶯帖石刻後有唐
人復臨一帖副之誠為妙品張外史每戲
之一日賦詩以貽之有云家藏逸少籠鶯
字門繫龜蒙放鴨船世以鴨比喻五奴也
至正丁酉秋八月予往錢唐訪妻母於西
山普福寺時景修數相適每舉松雪遺事
助笑談有云松雪一日以幅紙界畫十三

行行數十字字各不等間景修曰爾謂何
物景修曰非律度式乎松雪日也虧你尋
思惜太過耳乃臨洛神賦界式也一日人
待行西湖上得一太湖石兩端各有小竅
体甚平松雪命景修急取布線一縷至扣
於兩竅而已石令人條淨扶立矣久之清
風颯至其声如琴即命名曰風篁掃雪川
當易以細絲絃上之為小齋前松下之翫

景修曰此是前人為之而相公見之乎松
雪曰否我自以意取之也其敏慧格物理
參造化之巧者如此豈凡俗所能擬其萬
一哉但亦愛錢寫字必得錢然後樂為之
書一日有二白蓮道者造門求字門子報
曰兩居士在門前求見相公松雪怒之曰
甚廉居士香山居士東坡居士簡各樣吃
素食的風頭巾甚廉也稱居士管夫人聞

之自內而出曰相公不要怨地焦燬有錢
買得物事喫松雪猶愀然不樂少頃二道
者入謁罷袖携出鈔十錠曰送相公作潤
筆之資有菴記是年教授所作於相公書
松雪大呼曰將茶來與居士喫即歡笑逾
時而去蓋松雪公入國朝後田產頗廢家
事甚貧所以往々有人饋送錢米核穀必
作字答之人以是多得書然亦未嘗以他

事求錢耳

近聞前代常有以徑寸明珠進御者一宦
官見之即求賄賂其人不從宦官遂取絲
絡懸珠於梁焚乳香薰之須臾珠即化為
水其人失色宦官曰尔獨不識寶耳此非
明珠也乃猿對月凝視久墮淚含月華結
成者也其人慚懼而去
嘗記先妣在城南時齋在芳村月或三省

或再省焉每至時先妣倚門見之必喜曰
我一思汝即來我前若是不知其幾番也
今日思之痛哉痛哉觀棠陰此事有子母
牛以血濡骨相漸者其天理蓋可見又聞
昔人采薪婦倦假寐破窰中忽夢如雷震
遂驚覺婦而母疾思兒不能至嚙指出血
其相閔如此之重也世之不孝於母者是
誠禽獸之不若也

王衢葉文可君章居錢唐善鑄刻嘗遊於
諸老友周本心陳恕杜清碧之門頗知典
故禮法乃兄肅可學國語為蒙古長史娶
蒙古氏與予交有年嘗云宋季小字蘭亭
南渡前未之有也蓋因賈秋壑得一砥硃
石枕光瑩可愛賈意堅欲刻蘭亭人皆難
之忽一鐫者云吾能蹙其字法縮成小體製
規模當令具在賈甚喜既成此刻果然宛

如武定本而小耳缺損處皆全亦神手也
今所傳於世者又此刻之諸孫也世亦稱
玉枕蘭亭云至正壬午春三月為予論及
如此乃知小本之源也此說蓋得之宋明
仲教授其乃翁嘗登賈之門行醫親見其
刻此枕得預此慶宴云

錢唐張貞居善書法初學趙松雪及唐皇
玄宗王先生碑松雪每稱之曰某之後書

碑文者計范德机吳子善張伯雨此三人
耳後得黃庭古本臨寫不肯釋手深得其
筆法晚年字體加瘦勁識者謂其脫去帶
肉止剩瘦筋已至妙處了嘗為予論書法
且云用筆不可多滯水墨當以毫端染墨
作字乾則再染墨切不可用力按開毫端
便不好也凡退筆雖秃毫皆潔淨如未
嘗濡墨者蓋老趙寫字必連染三五管筆

信宿然後書之

長沙趙巖字魯瞻居溧陽莫公南仲丞相
之裔也遭遇魯王嘗在太長公主宮中應
旨立賦八首七言律詩官詞公主賞賜甚
盛出門凡金銀器皿皆碎而分惠宮中從
者及寒士後遭謫遂退居江南嘗又於北
門李氏園亭小飲時有粉蝶十二枚戲舞
亭前座客請賦今樂府即席成普天樂前

樂喜春來四句云琉璃殿煖香浮細翡翠

簾深捲燕遲夕陽芳草小亭西問細履見

十二個粉蝶兒飛

猶曲引子也

一個戀花心一

個攬春意一個翩翩粉翅一個亂點羅衣

一個掠草飛一個穿簾戲一個趕過楊花

西園裏睡一個與游人步三相隨一箇拍

散晚煙一箇貪歡嫩蕊那一箇與祝英臺

夢裡為期普天樂止十一句今却賦十一

箇末句結得甚工便如作文字轉換處不
過如此也嘗瞻醉後可頃刻賦詩百篇有
丁仲容之才思時人皆推慕之因不得志
日飲酒醉而病死遺骨歸長沙太師馬札
兒為小官時嘗賃屋以居：有桃樹未實
至熟時脫：尚幼一日盡采以貯小奩太
師歸思問曰此桃何在脫：曰當時賃屋
時未嘗言及此也當還其主太師深喜之

所以他日亦拜丞相為太師云

王黃華翰墨名于女真時人擬之蘇東坡
得之者頗珍重其價至正元戊寅夏在溧
上時予見一伶人來自中原得一詞云釣
魚船上謝三娘雙鬢已蒼：蓑衣未必清
貴不肯換金章汀草外浦花傍靜鳴榔自
來好個漁父家風一片瀟湘字体瘦勁不
過北方遺氣初無書法至正己亥秋又見

浙東帥府令史李某者北方人家有黃華
紙上所書大字，體頗類小米之飄逸與
向之所觀山谷牋所寫不同未知孰是
國初有張某者真定人幼能詩曾賦小松
云草中人不見雲外鶴先知後能篆法自
號泰山官至御史老子揚州字體頗善今
北方牌扁多其所題
脫脫丞相當朝
檐詩即成絕句時有神童來謁能詩年纔

數歲令賦檐詩即成絕句分得兩頭輕與
重世間何事不檐當蓋諷丞相也

溧陽葛渚王氏崛起富民也至正庚寅間
其孫年六歲能寫大字時知州把古者令
見之果能書徑尺者亦曰奚哉但不能詩
耳又解記誦詩文如數歲者

宋季大族設席几案必用筋瓶查斗或銀
或漆才為之以筋置瓶中遇入座則僕者

移授客人，有止筋狀類筆架而小高廣寸許上刻二半月彎以置筋恐墜於几而有污也以涸為之

京口薩都刺字天錫本朱氏子冒為西域回人善咏物賦詩如鏡中燈去夜半金星犯太陰混堂云一笑相逢裸形國鶴骨笛云西風吹下九臯音之類頗多工巧金陵謝宗可效之然拘於形似欠作家風韻

且調低識者不取也

近時松江能染青花布宛如一軸院畫或蘆雁花草尤妙此出於海外倭人而吳人巧而效之以木棉布染蓋印也青久浣亦不脫嘗為靠裯之類

宋代縵絲作猶今日紵絲也花樣顏色一段之間深淺各不同此二人之巧妙者近代有織御容者亦如之但青色之妙未及

耳凡緯絲亦有數種有成幅金枝花發者
為上有折枝雜花者次之有數品顏色者
有止二色者宛然如畫紵絲上有暗花
亦無奇妙處但繁華細密過之終不及緯
絲作也得之者已足寶玩

集慶官紗諸處所無雖杭人多慧猶不能
效之蓋濶幅三尺大數以上雜色皆作近
又作一色素淨者尤妙暑月之雅服也

宋季銅錢牌或長三寸有奇濶一寸大小
各不同皆鑄臨安府三字面鑄錢貫又曰
壹伯之等之類額有小竅貫以致遠最便
於民近有人收以為鑰鏹牌者亦罕得矣
楮弊之患起于宋季置會子交子之類以
對貨物如今人間店舖私立紙票也豈能
久乎至正壬辰天下大亂鈔法頗艱癸巳
又艱澁至于乙未年將絕於用遂有觀音

鈔畫鈔折腰鈔波鈔熨不爛之說觀音鈔
描不成畫不就如觀音美貌也畫者如西
也折腰者折半之用也波者俗言急走謂
不樂受即走去也熨不爛者如碎絮筋查
也西申絕不用交易惟有銅錢耳錢之弊
亦甚官使百文民用八十文或六十文或
四十文吳越各不同至于湖州嘉興每貫
仍舊百文平江五十四文杭州二十文今

今四明增至六十文所以法不歸一民不
能便也且錢之小者薄者易失壞愈久愈
減耳予嘗私議用三等金銀皆作小錠分
為二等須以精好者鑄成面鑿幾兩重字
旁鑿官吏上人姓名背鑿郡縣名上至五
十兩下至一兩重第三等鑄銅錢止如崇
寧當二文大元通寶當十文二樣餘細錢
除五銖半兩貨泉等不可毀存古外唐宋

諸細錢並用毀之所鑄錢文曰大元通寶
背文書某甲子字如大定背上某酉字是
也凡物價高者用金次用銀下用錢：不
過二錠蓋一百貫也銀不過五十兩金不
過十兩每金一兩重準銀十兩銀一兩準
錢幾伯文必公議銅價二本輕重定為則
例可也如此則天下通行無阻滯亦無偽
造者徒使作偽源金銀之精好錢之得式

又何患焉近趙子威太守亦言之頗詳其
法與此小異耳

大元國朝文典有和林志 至元新格
國朝典章 大元通制 至正條格 皇
朝經世大典 大一統志 平宋錄 大
元一統紀略 元真使交錄 國朝文類
皇元風雅 國初國信 使交通書
后妃名臣錄 名臣事畧 錢唐遺事

十八史畧 後至元事 風憲宏綱 成
憲綱要 趙松雪元復初鄧素履楊通微
姚牧庵盧疎齋徐容濟王肯堂王汲郡等
三王袁伯長虞伯生揭曼碩歐陽圭齋馬
伯庸黃晉卿諸公文集 江浙建祐首科
程文 至正辛巳復科經文 及諸野史
小錄至于今隱士高人漫錄日記皆為異
日史館之用不可闕也中間和林交信二

書世不多見吾藏和林朱氏交信三四書
未知近日存否今壬辰亂後日記略吾所
見聞所書也凡近日事有禍福利害可為戒
者日舉以訓子弟說一過使其易曉易見
也猶勝于說古事如奸盜之源人家招禍
之始與夫貪之患利之害及某人勤儉而
致富某人怠惰而致貧擇其事之顯者逐
一訓導之縱不能全是亦可知警而減半

為非也先人每舉歷仕時所見人家之致
興廢陰德報應及經斷遇盜賊奸詐之由
逐一訓誨子弟使之知警有是病省察之
無是患者加謹之其拳、乎子孫訓戒如
此嗚呼痛哉

深陽同知州事保壽字慶長偉元人寓常
州嘗陪所親某人從車駕往上都回途中
遇二雁射其一至暮行二十里宿于帳房

其生雁飛逐悲鳴於空中保壽及所親皆
傷感思家之念不忍食之明日早起以死
雁擲去生雁隨而飛落轉覺悲呼若相慰
問之狀久不能去其人遂瘞之時庚寅秋
九月與予談及此已十年前事也因思元
遺山先生有雁塚詞正與此同乃知雁之
有義人所不及故諺雁孤一世鶴孤三年
鶴孤一週時所以親迎奠雁者豈無意乎

溧陽教授天台林夢正嘗為僧數十年而
復還俗頗能詩文游京師二十年始得是
職一日出示許魯齋神道碑版本乃歐陽
玄文不妄忘作有德行且明經學當筆於是
傳旨命玄撰可見歐公為人得遇聖恩所
眷亦平昔公議如此雖延祐諸賢及天曆
名士未能為之直待歐陽公了此可擬前
宋文忠公也

歐陽玄字元功號圭齋瀏陽人幼夢天馬
黑色大逾凡馬數倍橫天而過寤而賦之
延祐甲寅首科公以天馬賦中第蓋昔時
所作也為人謙和好禮雖三尺童子請問
亦誠然荅之作文必詢其實事而書未嘗
代世俗誇誕時人嘗有論云文法固虞揭
黃諸公優於歐實事不妄則歐過於諸公
多矣

朝廷議主東宮奉特旨命近臣召歐陽玄
以老疾不至天子特以御羅親書墨勅台
之略云即日朝廷有大事商議卿可免為
一行後不呼名但呼元功而已聖眷之重
亙古莫有玄即赴京就以御扎裝潢成軸
以榮之既至特旨乘輿赴殿墀下其寵其
榮國朝百年以來一人而已后以司徒封
之

地理之應亦有可驗者若金陵之鐘阜龍
蟠石城虎踞真帝王之居也此漢末諸葛
之言必有得于地理之形勢者自吳而至
六朝皆常都之然舊都距秦淮十八里迫
倚覆舟山紫微之形也南唐新城在秦淮
河上即今之集慶府城也地勢不及六朝
遠矣句容之三茅山原自了頭山地理家
嘗謂了頭峯不尖所以只主黃冠之流若

尖則為雙文筆峯必主出文章狀元了
頭俗呼為了角貪狼蓋陰陽者流以九星
配山水者固不足據然其有是形必主是
應或可信矣溧陽山山前地脉一支過谿
直抵黨城又過谿至紫雲山凡在此脉上
居止而得水法洋回抱者大則富小則溫
飽天曆己巳早山東頑民欲引洮湖水溉
灌恨此脉截斷谿間縱石工鑿毀三五尺

而巡檢申德興禁之不能止因大訶曰此
州里之地脉關係禍福遂躍馬鞭擊之雖
移文州司責頑民之罪而亦被其所損矣
山前一境自前代舊稱無貧乏者皆地脉
之應也幸賴申君不為深害然山間樹木
與夫脉上人家由是而日見消廢矣地理
之驗豈偶然哉此予之目擊耳聞而鄉人
亦以此為痛恨

一漁人黃姓者初貧而母死火化於山山西南角上蓋捕魚捕於此地者就瘞灰骨于石穴之下弗顧也後術者相云此山龍之稍止處小結穴惜乎不深只主小富耳自此捕魚獲利倍常時歲餘家計溫飽三載之後日愈遂佃吾家衙前圩田數十畝為造屋授業之計遂買巨舟二隻每歲終充賃大家運糧輸官倉之給得錢千貫

而致富云鴈窠圩東鄰拖柄圩

圩形如舟拖

路達湖墅村相夾一溝南北水舊通流後人築土寔其南俾路直連兩圩凡在圩之近築處數十家三載必有一人患膈氣而翻胃死者至正壬辰秋中湖墅頑民石姓者作亂雁窠圩民懼其不測因開土復為流通自此絕無患翻胃者

義興謝莊謝仲明者豪于里而子女多患

痲疾至元戊寅間漂陽賦提舉司官王某者過之謂其家富者水法好也蓋自五里外迂迴曲折而入直至於門然水口太塞令鑿上墩并去雜水別築橋於水流之外乃佳自後果無痲疾

王世號王鉄判以善相遇知文宗得是官

也江西人

漂陽南門外宋末開河曰新河建橋曰新橋巷曰新巷其地多產矮而馳者不知何

故至國朝至順間始絕此患新河出教場河轉橋南而東流也北門硯池巷入東巷口戴姓者居舍所造不合式多曲折斜側之態常出馳痲如新河上者術士為其改造撤去斜側因遂絕其患風水之說見於葬書者止言陰宅莫後所主吉凶未嘗及此此蓋予目覩耳聞而不誣者故直書之以訓子孫也予有陽宅六陽錦甚妨可以

無此患矣予家福賢寓宅蓋沈氏之故地
先君加築而成者初有籬園子前與沈氏
園相接宛如逆水飛勢觀者城以逆鬚魚
籠目之言可入不可出也後暫撤此籬沈
氏亦以小吝不復圍障其園眼界太空明
無閑鎖意思家計不進日見消歇沈氏亦
然蓋由山山地脉之鑿傷龍翔莊舍之虎
吼而致此耳風水之驗豈不信乎

荆谿善權寺地勢甚妙向山似覆鉢盂所
以止出僧流形局之內左泉射脅後山有
凹處風吹常被盜訟至正庚寅春主僧繼
祖西印江西人善地理因築上牆于左臂
之內又築石牆以塞其凹凹風且嫌門景太
空敞亦築牆圍以閑鎖之遂無事寺有賢前
讀書臺寺之地勢結穴為三天地人也寺
得其地尚存天人耳西印與予舊嘗言金

陵蔣山寺之巔可望西江遠來之水豈云
小哉又言前輩士人多就名山妙處讀書
蓋借取其王氣而為靈變也是以往之名
山多名公讀書處 又聞鍾山有紫氣
如煙縹緲可望而不可見真佳兆也
地理之說不可謂無芳村外家祖墓宋季
咸淳吳將仕公諱吳者葬焉頗陰福其子
孫後別房貧者以右臂前地佃于鄰人取

私祖不顧禍福也予每言於內兄吳子道
當以已帑取之亦吝微利而不聽不三年
西寇陷溧陽犯蓮河溪芳村危急吳之子
弟起兵禦之兵敗過害者六人僕廝數十
人較其地理之禍非偶然也每房族中各
殺一人其可畏如此由是家業大廢死
被掠者相繼不已若三載之前墳前未動
土時紅寇嘗過芳村至再三亦無被害者

亂後反得財物其勢尤張此地理之不可無也

人家子弟有三不幸處富貴而不習詩禮一不幸也內無賢嚴父兄外無賢師友二不幸也早年喪父而無賢母以訓之三不幸也

人家有三不幸讀書種子斷絕一不幸也使婦坐中堂二不幸年老多蓄婢妾三不

幸也

人家子弟未嘗有居室父母姑息之嘗遺之以錢此最不可非惟啟博戲之習且致蕩蕩之資不幸教訓皆由是也或生朝歲時則以果核遺之入學之後則以紙筆可也凡生子以自乳最好所以母子有相愛之情吾家往有此患今當重戒之或無乳而用乳母必不得已而後可也所以子弟

不生嬌惰生女尤宜戒之
婚姻之禮司馬文正論之甚詳固可為萬
世法者士大夫家或徃之失此禮不惟苟
慕富貴事于異類非族所以壞亂家法生
子不肖皆由是也甚至於淫奔辱身者亦
有之可為痛恨

予嘗謂人家不幸有寡婦當別靜室處之
或過妯娌有賢者正言大節時相訓講以

堅其志或庶幾焉凡寡婦之居與尋常妯
娌相近此最不好蓋起居言笑與夫：婦
之事未必不動寡婦之心此心一動必不
自安久而不堪者必不改適不致於失節
非禮者鮮矣至於室女之居尤宜深靜凡
父母兄嫂房室之間亦不可使其親近恐
窺見尋常狎近之貌大非所宜此亦古人
防微杜漸之遺意也

年老多蓄婢妾最為人之一不幸辱身喪家
陷害子弟靡不有之吾家先人晚年亦生
此患鄉里蹈此轍者多矣又見荆谿王德
翁晚年買二伶女為妾生子不肖甚至翁
死未逾月而私通于中外莫能禁止此哀
氏世範言之甚詳茲不耳述有家者當深
玩之

尋常婢妾之多猶費防閑久而稍怠未有

不為不美之事其大患有三壞亂家法一
也誘陷子弟二也玩人喪德三也士大夫
無見識者往往蹈此人之買妾者欲其侍
奉之樂也妾之多者其居處縱使能制御
亦未免荒於淫泆矣何樂之有或正室之
妬忌必致爭喧則家不治苟正室之不妬
則妾自相傾危適足為身家之重累未見
其可樂也宜深戒之

先人嘗曰人只未要好看三字壞了一生
便如飲食有魚菜了却云簡薄更置肉衣
服有關損纔修補足矣却云不好看更置
新鮮房舍僅可居處待賓却云不好看更
欲裝飾所以虛費生物都因此壞了先人
一獲皆踰數年隨損隨補一曰細襖着三
十年終身未嘗兼味所居數間僅蔽風雨
客位牕壁損漏四十餘年未嘗一易鄉里

皆譏謂之不顧也子孫識之當以為法
先人與親翁楊待制嘗論棺槨之制文公
家禮所謂棺僅使容身槨僅使容棺其言
信矣後世皆不曉此義惟務高大殊為不
根嘗見鄉中荒歲盜古塚者得棺木改造
水車糞桶之類不知其幾百年也蓋柳州
之巨木狀如老杉富貴之家爭先競價以
買之高者萬貫下者千貫以為美飾否則

譏諸之可謂愚惑之甚今不若止用老杉
木或楠木為之高不過四尺厚不過三寸
庶免殉埋他物之患且不廣開土冗以泄
地氣槨惟用磚或栢木足矣此論甚善至
正乙未以後盜賊經過之所凡遠近墓塚
無不被其發者喪不如速朽之為愈也因
記為戒自天曆己巳年早歎後諸不預凶
處發塚之盜公行不禁
事禮也然近世皆預備棺木謂之壽函亦

必年邁六十然後可作此亦無妨也

